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2005年、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两次对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台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号大型建筑基址，窄长方形的平面形状、以红烧土夹杂卵石为墙基的做法在成都平原较为少见，面积更是排同时期中国南方地区首位。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认识三星堆遗址的建筑技术、聚落结构以及社会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关键词：三星堆；青关山；建筑基址；发掘

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onducted tw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the No.1 building foundation remains (F1) on the Qingguanshan Terrace, sanxingdui site in 2005 and 2012, covering an area of 1633.5 square meters.

With a rectangular plane shape, F1 is oriented 40 degrees north by west. Its remnant length is about 64.6 meters, and remnant width is about 15.7 meters, covering nearly 1015 square meters.

With a ramp northern edge, it's inferred that the overall shape of F1's platform foundation is a frustum. Instead of being built all at once, the platform foundation was gradually heaped up from several small blocks respectively. Scattered fragments of stone *bi* 璧 and elephant tusks were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tform foundation.

The wall bases of F1 also have a rectangular plane shape, including inner and outer walls. The inner wall base is in the shape of segmented lines, while the outer wall base is consecutive and jagged. The walls bases were built by filling burnt clay and pebbles into the grooves dug downward in the foundation, instead of directly built on the surface of it.

The only extant part of F1 is the ground, including four U-shaped wall bases opposite each other, which roughly divide F1 into three equal parts. We have also revealed 126 circular column holes in F1, which roughly fall into 6 rows, arranged on the south and north sides of F1 respectively, with three rows on each side.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olumn holes,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three-meter-wide aisle in the middle of F1, stretching from the east wall to the west wall.

Potteries unearthed from ash pit No.62, which breaks F1, are dated to as early as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ourth period of Sanxingdui site, equivalent to the third period of the Yinxu site. Hence the abandonment of F1 was no later than the third period of Yinxu. F1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building remains found in the Sanxingdui site, its users should have been people of high status. Therefore, the discovery of F1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Sanxingdui site in the respects of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its changing process, and the social system and its variance.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Qingguanshan, Building foundation, Excavation

^{*}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2020年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发掘资料整理及有关研究”。

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当地名为“青关山”的高土台上(图一),北临鸭子河,东距广汉市区约8公里,南距广汉市三星堆镇约3公里。2005年,当地村民在为桃树挖坑施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密集分布的红烧土堆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即对台地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勘探,明确红烧土堆积可能属于一座大型建筑。

2005年3月至4月、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两次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编号为05GSFgF1(下文简称“F1”)。

两次考古发掘均位于青关山台地第二级台面的南部,属于三星堆遗址整体区划中的ⅡA2区(即之前的Fg区),共计布设5×5米探方61个,其中2005年探方28个,实际发掘面积827.8平方米,2012年布设探方33个,实际新增发掘面积约805.7平方米,总计发掘面积约1633.5平方米(图二)。以下对F1的发掘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一 地层堆积

发掘区的堆积共5层,其中第①层遍布整个发掘区,第②层仅发掘区东南部有缺失,第③层位于发掘区西部和东南部,第④层和第⑤层仅分布于发掘区西北部。现以T5479、T5582和T6374为例进行说明。

1. T5479北壁

第①层 黑褐色粉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近现代瓷片和大量植物根茎。厚0.06~0.15米。为现代耕土层。

第②层 灰褐色粉沙土,土质较第①层致密。包含卵石、青花瓷片和少量夹砂陶片。厚0.05~0.1米。为近代堆积层。

第③层 黄褐色细沙土,土质致密。仅分布于探方西部。包含有夹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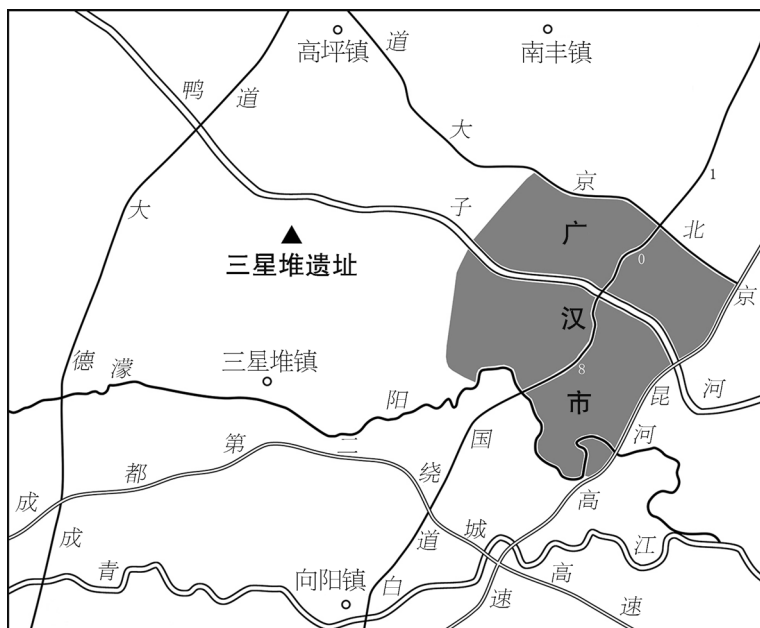
陶片、泥质陶片和釉陶片。厚0~0.15米。为明清时期堆积层。H62开口于该层下。^[1]

③层以下为F1红烧土基址及地面夯土,故而暂未发掘(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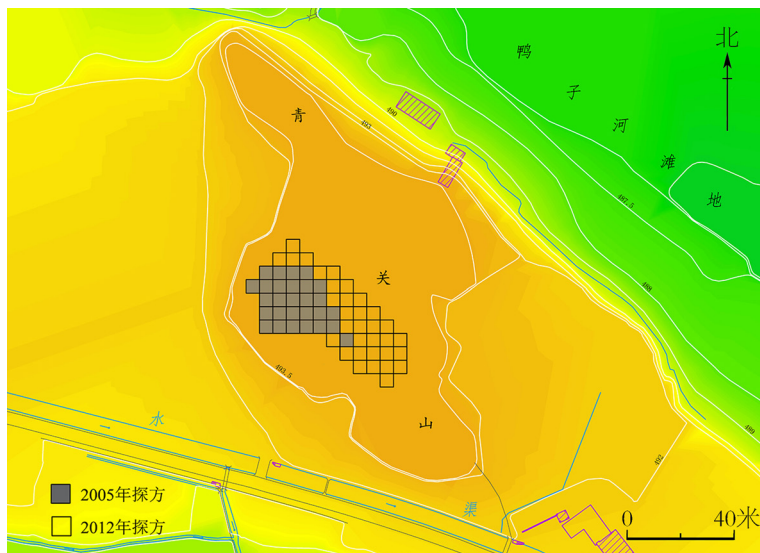
2. T5582东壁

第①层 黑灰色粉沙土,杂少量细沙,土质疏松。包含较多植物根茎、卵石和现代瓦片等。厚0~0.17米。为现代耕土层。

第②层 浅褐色黏土,杂少量细沙,土质较为致密。包含少量植物根茎、卵石、陶瓷片以及瓦片。厚0~0.26米。为近代堆积层。



图一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发掘探方平面分布图

第③层 灰黑色细沙土,土质致密。包含少量卵石和瓷片。厚0~0.34米。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第④层 浅灰褐色细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卵石和零星夹砂灰褐陶片。厚0~0.5米。为宋代堆积层。

第⑤层 褐色细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陶纺轮、陶片及少量卵石。因该层未发掘完毕,故厚度不明。为汉代堆积层。

⑤层下叠压着F1基址及地面夯土,暂未继续向下发掘(图四)。

3. T6374东壁

第①层 黑灰色粉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大量植物根茎、青花瓷片及少量卵石。厚0.1~0.15米。为现代耕土层。

第②层 黄褐色黏土,夹杂灰白色细沙土块,土质较为致密。包含少量夹砂陶片、汉砖残块、青花瓷片和釉陶片。厚0~0.1米。为近代堆积层。

第③层 灰褐色细沙土,土质较为致密。包含少量夹砂灰褐陶片、泥质陶片以及釉陶片。厚0~0.15米。为明清时期堆积层。

③层下的较疏松黑灰色粉沙土层未发掘,其表面所见陶片与成都新一村遗址第⑥至第⑧层同类器接近,年代相当,即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图五)。^[2]

总体而言,F1开口于⑤层下,但多数区域由于没有第④层和第⑤层的分布,发掘区中部和东北部甚至缺失第③层,故F1更多地直接被②层、③层叠压,并被开口于③层下的H62以及开口于⑤层下的船棺墓葬^[3]打破。由于未发掘F1,故其打破早期遗存的情况不明。

二 建筑基址基本信息及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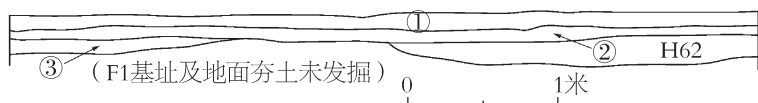
由于F1的发掘并非一次性全面揭露,而是分两次逐渐清理,故对于F1的全貌以及附属遗存的了解也存在一个逐渐全面、深入的过程。目前所知F1的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中轴与北方向夹角约40°,残长约64.6、残宽约15.7米,面积将近1015平方米(图六)。大致包括:

(一) 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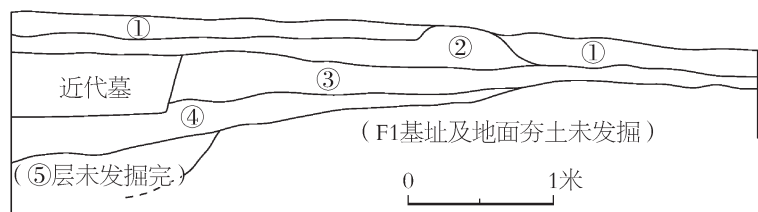
根据2012年至2013年对青关山台地的勘探结果得知,该台地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堆砌而成,厚4米左右,由红烧土、黏土、文化层相间叠压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包含两级台面,各自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

在第二级台面的北部有一条“大凹沟”,上述位于发掘区西北至东北一带的汉代地层和未发掘的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地层即属于“大凹沟”的填充堆积。沟北侧为青关山城墙,沟南侧即F1所在的大型建筑区,面积超过4500平方米(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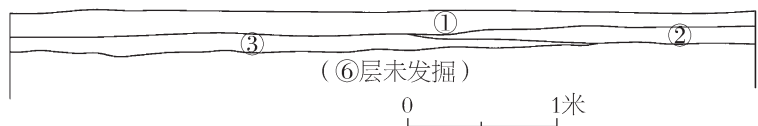
大型建筑区并不平整,F1所在的南部比北部高近0.2米。通过汉代砖室墓M2的西侧墓壁(图八)可知,F1的台基可分两层,下层为灰白色黏土和灰色粉沙土混和而成,上层为黄色黏土,台基之下为早期红烧土堆积和夯土堆积。台基的北侧边缘整体呈斜坡状,因此可推测F1台基的横截面大致呈梯形,台基整体应呈棱台状。由于叠压台基的晚期堆积尚未清理,台基形状和面积并不清楚,厚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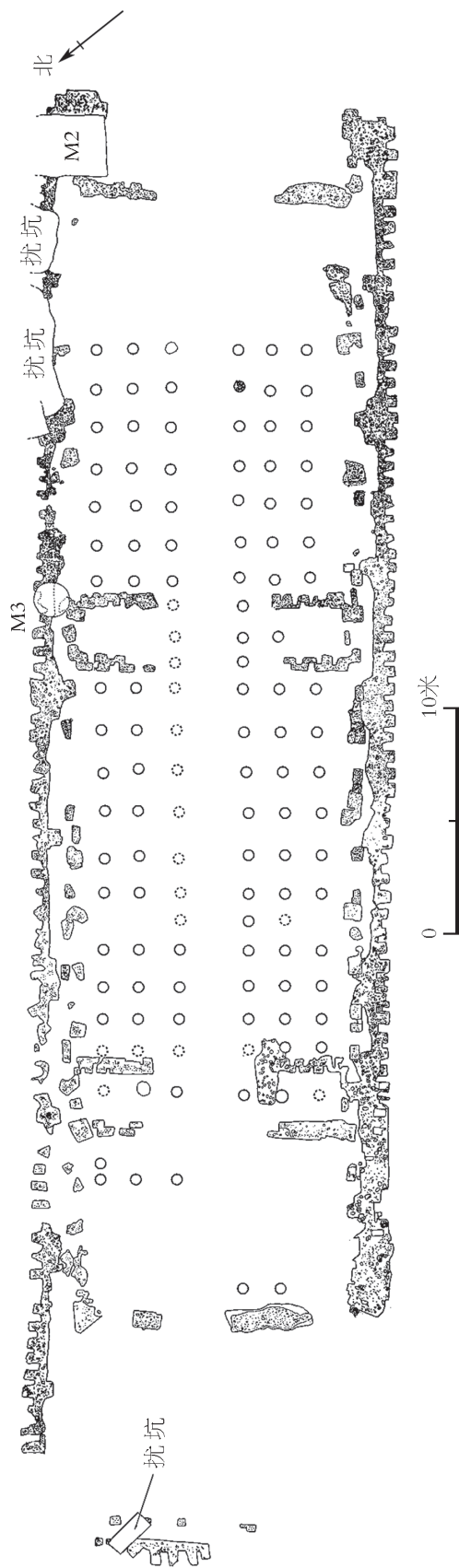
图三 T5479 北壁剖面图



图四 T5582 东壁剖面图



图五 T6374 东壁剖面图



图六 F1平面图

0.2~0.3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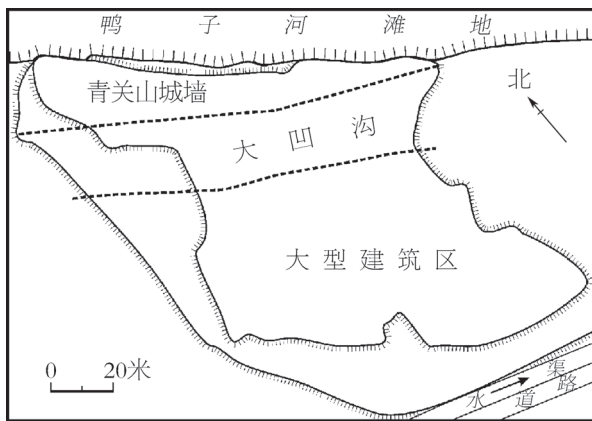
F1台基并非一次性筑成，而是分成若干小块分别堆筑，因此F1平面上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不同土质、土色的小夯土块（图九）。在台基的表面发现有零星的石璧残块（图一〇）和象牙（图一一）等，可能与建造期间的仪式行为有关。

（二）墙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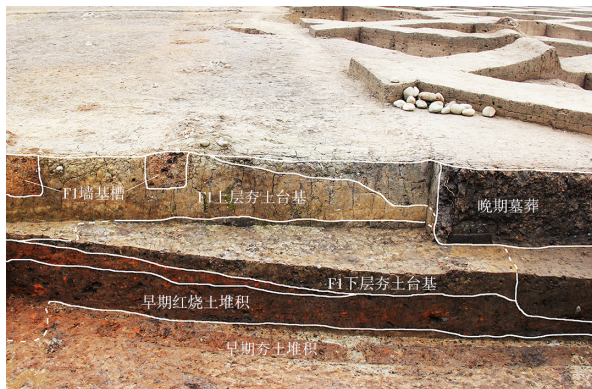
F1墙基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内外两圈，内圈墙基呈断线状，宽约0.3米；外圈墙基彼此相连，宽约0.3~0.5米，外侧边缘有长方形外突结构，外突部分长约0.3~0.5、宽约0.3米，整体呈锯齿状。

墙基由红烧土和卵石混和而成，红烧土多数较为散乱（图一二），但也不乏整体似砖者（图一三），这类保持原貌的红烧土突出于其余红烧土墙基，即外墙外突部分，质地较为坚硬，烧成温度较高，或许是承受柱子重量的柱础。

F1墙基并非直接建造于台基表面，而是在台基建造完毕之后向下挖掘基槽，基槽多为直壁或



图七 青关山台地平面示意图



图八 M2西壁剖面（东→西）



图九 F1 正射影像图



图一〇 F1 台基表面出土的残石壁（东北→西南）



图一一 F1 台基表面出土的象牙（西→东）



图一二 F1 墙基（东北→西南）



图一三 F1 墙基（局部）（西南→东北）

斜直壁，底部平坦，较为规整（图八）。基槽深浅不一，浅者不足0.2米，深者超过0.5米。基槽之内填充红烧土和卵石形成墙基。

（三）内部结构

由于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F1的地面部分（甚至地面部分也可能被破坏殆尽），故难以了解F1的房间格局和门道、窗户以及屋顶形制。现存建筑基址还保留有“U”字形墙基构造以及密集分布的柱洞。

“U”字形墙基构造实际上是两段长约3.3、宽近0.7米的平行烧土墙基与内侧墙基相连而成，平行烧土墙基间隔约2.3米，其建造技术与内外两重墙基一致。目前共确认4处，两两相对，中间相距4.3米，将F1大致均分为三部分，每部分长度均约16.7米。

在F1内共发现柱洞126个，平面均近似圆形，直径约0.5米，因未发掘，故深度不明，不过部分柱洞已经见到填充其间的卵石，或已接近柱洞底部（图一四）。所有柱洞大致可分为6排，分列F1南、北两侧，每侧各3排，各排之间距离将近1.7米，靠近F1中部的两排之间距离较大，约3米，每排各现存22个柱洞，柱洞间距0.8~2米。F1西侧现存地表较东部低，故此区域原来应该还分布着更多的柱洞。

由柱洞的分布情况来看，F1的中部应该有一条过道，过道宽约3米，东西通透，直抵F1东、西两壁，过道两侧为支撑F1地面的柱洞和“U”字形墙基结构。



图一四 F1 柱洞（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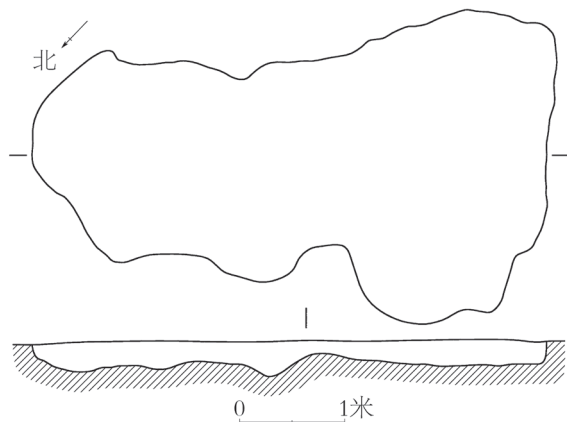
三 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

目前能够确认的与F1相关的遗迹并不多，位于F1北侧的“大凹沟”或许与之相关，其内分布着较多灰坑、灰沟，可能是F1使用时期的遗存，如H105。^[4]除此之外，F1废弃之后，在其分布范围内发现有少量先秦时期墓葬和灰坑。墓葬的口部形状均为窄长方形，方向与F1大致相同，部分可见船棺葬具，属于成都平原战国时期常见的墓葬形制。灰坑较为普通，口部形状多为圆形或不规则形，以H62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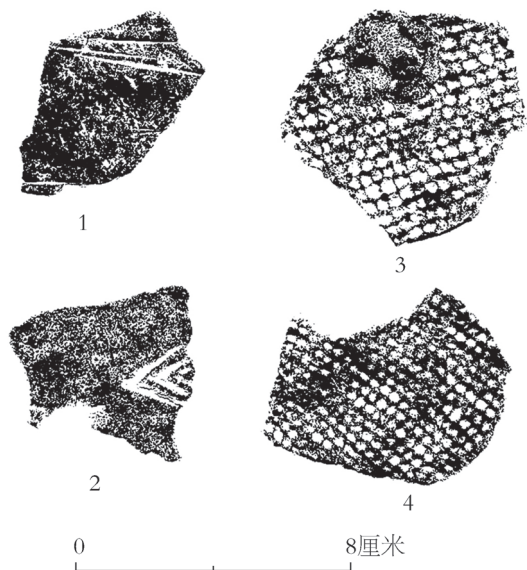
H62 口部形状不规则，长5、最宽3米；坑壁不甚规整，坑底起伏不平，深0.12~0.34米（图一五）。坑内填土为黑灰色和黑色粉沙土，含细沙，土质疏松。包含较多烧土颗粒、卵石和炭屑。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片，另有1件石斧。陶片以夹砂陶为主，占92.3%，其中以红褐陶、黑褐陶和红陶多见，各占30.8%、22.0%和16.5%，灰陶较为少见，仅占4.4%；泥质陶较少，占比只有7.7%，其中灰褐陶占5.5%。纹饰较为罕见，包括绳纹、菱形印纹、凹弦纹等（图一六）。可辨别的器类包括尖底杯、尖底盏、圜底罐、敛口瓮、釜和器盖等。

尖底杯 10件。均为泥质陶，陶色黑灰或灰褐。尖底。素面。标本H62：67，残高2.4厘米（图一七：10）。标本H62：68，残高2.8厘米（图一七：11）。标本H62：69，残高1.8厘米（图一七：9）。

尖底盏 11件。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夹砂灰



图一五 H62 平、剖视图



图一六 H62 出土陶器纹饰拓片

1. 凹弦纹 (H62 : w4) 2. 菱形印纹 (H62 : w2) 3、4. 绳纹 (H62 : w1、H62 : w3)

褐陶次之。尖底。素面。标本H62 : 72, 残高2.1厘米 (图一七 : 5)。标本H62 : 74, 残高2.7厘米 (图一七 : 6)。标本H62 : 92, 残高3.2厘米 (图一七 : 7)。

圆底罐 120件。均为夹砂陶, 陶色以红褐为主, 黑褐陶较少。侈口, 卷沿, 方圆唇, 部分唇部下勾, 束颈, 圆肩。唇部未下勾者肩部饰绳纹, 唇部下勾者素面无纹。标本H62 : 18, 口径

28.8、残高8.3厘米 (图一七 : 2)。标本H62 : 19, 口径28、残高9.2厘米 (图一七 : 3)。标本H62 : 40, 口径32、残高6.4厘米 (图一七 : 16)。标本H62 : 43, 口径32、残高5.6厘米 (图一七 : 15)。

敛口瓮 6件。均为夹砂陶。敛口。标本H62 : 12, 红陶。方唇整体突起, 唇面外鼓, 圆肩。素面。残高5.2厘米 (图一七 : 4)。标本H62 : 39, 灰陶。方唇不外突, 溜圆肩。口肩部饰上斜下横的绳纹。残高4厘米 (图一七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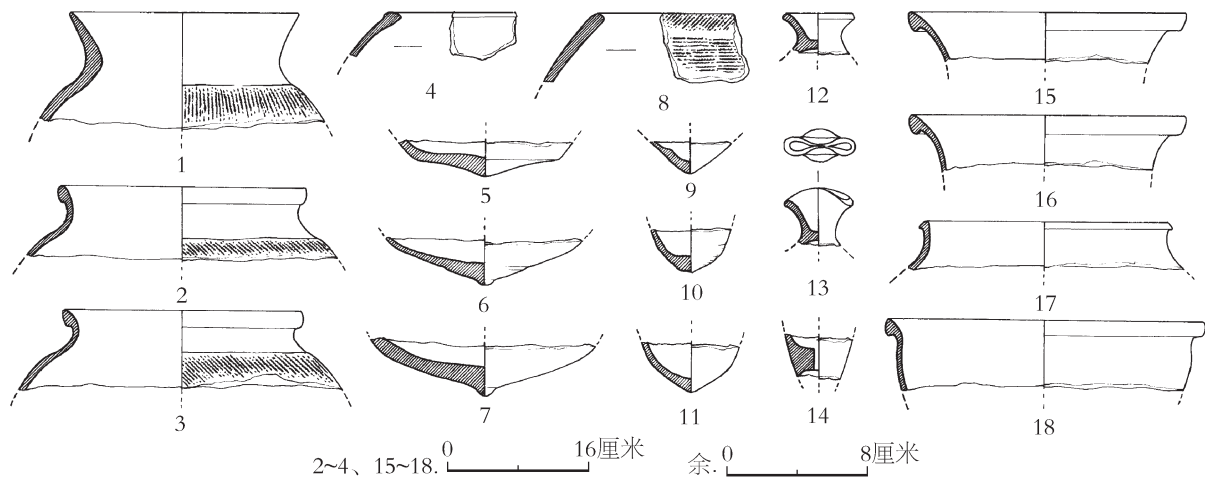
高领瓮 8件。标本H62 : 3, 夹砂红褐陶。侈口, 卷沿, 方圆唇, 高领, 领下部外撇。素面。口径28、残高5.6厘米 (图一七 : 17)。

侈口缸 1件。H62 : 51, 夹砂黑褐陶。侈口, 卷沿, 方圆唇, 弧腹。素面。口径48.8、残高8厘米 (图一七 : 18)。

豆形器 1件。H62 : 75, 泥质灰褐陶。瘦直腹, 腹底部斜收, 底部有小孔与柄部相通。素面。残高2.4厘米 (图一七 : 14)。

釜 1件。H62 : 2, 夹砂灰褐陶。侈口, 卷沿, 尖圆唇, 束颈, 圆肩微折。肩部及以下饰绳纹。口径13、残高6.8厘米 (图一七 : 1)。

器盖 8件。均为夹砂陶。口部微外卷, 圆唇, 微束颈。素面。标本H62 : 64, 褐陶。花瓣状盖钮。钮宽4.1、残高3.2厘米 (图一七 :



图一七 H62 出土陶器

1. 釜 (H62 : 2) 2、3、15、16. 圆底罐 (H62 : 18、19、43、40) 4、8. 敛口瓮 (H62 : 12、39) 5~7. 尖底釜 (H62 : 72、74、92) 9~11. 尖底杯 (H62 : 69、67、68) 12、13. 器盖 (H62 : 65、64) 14. 豆形器 (H62 : 75) 17. 高领瓮 (H62 : 3) 18. 侈口缸 (H62 : 51)

13)。标本H62:65,红褐陶。圆圈状盖钮。钮径4、残高2.3厘米(图一七:12)。

四 结语

由于F1的层位关系不太理想,一方面叠压或打破F1的遗存要么数量极少,要么年代均晚至汉代或以后,另一方面F1叠压的遗存因为需要保护F1而未发掘,故F1的年代上限和下限均无法准确界定。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H62大致推测F1所属分期与年代。

H62出土陶器较多,且所属分期与年代较为复杂。唇部不外突的敛口瓮与青白江三星遗址^[5]的同类器相似,属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典型器物,年代大致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6]侈口缸、豆形器和器盖在新药铺遗址均可找到特征相近的同类器,所属分期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年代相当于晚商时期的殷墟三期。^[7]唇部整体外突的敛口瓮、高领瓮、尖底杯和尖底盏与金沙遗址星河西地点第⑤层同类陶器接近,年代相当于西周前期。^[8]釜和圆底罐是新一村遗址的典型陶器,H62出土的两种陶器形制特征与新一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年代亦与之相当,即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H62出土的陶器中,尖底杯、尖底盏、敛口瓮、高领瓮、豆形器和器盖数量均较少,应该是填土中混入的早期陶器。圆底罐数量多达120件,应该是灰坑使用期间遗物,由此可知F1的废弃年代不晚于新一村时期,即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F1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第一座较为完整的大型建筑基址,所处位置为三星堆遗址的最高点,可见其使用者应该是当时三星堆遗址的高等级人群。很显然,F1所在的区域应该是三星堆遗址的核心区域。目前看来,这个核心区域应该是包含了青关山台地在内的月亮湾小城,月亮湾小城内除了青关山台地及其上的F1之外,还有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以及2000年发掘出土的疑似陶水管道、陶瓦等用于大型建筑的遗物。毫无疑问,月亮湾小城是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关键所在。

项目负责人:陈德安 雷雨

发掘:罗泽云 曾令玲 曾俊

焦中义 史全兴 于春

黄海英 伍秋鹏 胡习珍

张支陵 权小芹 李瑞平

李晶 梅杉 陈果

王运辅 万娇 吴长元

段家义 董静 乔钢

摄影:罗泽云 焦中义

绘图:罗泽云 冉宏林

拓片:曾俊

执笔:冉宏林 雷雨

注释:

- [1] T5479内的第③层只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因此H62所在的北壁和东壁上均无法体现出③层叠压H62的关系。
-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72~208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战国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4期。
-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
-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55~2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6]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新药铺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
- [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75~14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 张春秀)